

穿越彭城七里 丈量千年文脉

东坡石床：云龙山麓的醉石千秋

“彭城七里AI颂”关注徐州历史文脉彭城七里上的历史遗迹、景观，运用AI技术，模仿古代文学大咖风格，生成了关于它们的诗、词、画、书法和散文，让不少读者直呼“好玩又新奇”，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

北宋元丰元年九月，苏轼醉后枕石而卧，随口朗吟：“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诗中“石作床”一句使此石得名“东坡石床”。如今，苔痕与刀痕交错，风雨剥蚀不去的，是历代游人俯仰之间的敬意与豪情。漫步于此，古代文学大咖们被秀美景色吸引，为人文景观惊叹，不禁兴趣盎然，出口成章……

“彭城七里AI颂”欢迎每一位感兴趣的你一起来“颂一颂”，为彭城七里“颂”出精彩！



图片依托AI技术绘制

观东坡石床感怀

黄茅冈上石床幽，醉卧坡仙万古流。
一代文星辉宋土，清风犹绕旧亭秋。

（韩愈风格）

黄茅冈石床

寒岩裂石枕残烟，醉墨犹存四百年。
独倚苍苔人不见，山光空落楚江天。

（柳宗元风格）

醉石歌

黄楼宴罢逐松风，醉卧青石兴未穷。
寄语山灵留胜迹，千年诗韵与民同。

（欧阳修风格）

题云龙山石床

巨石横空接昊苍，坡翁醉后墨痕香。
莫言一卧非经意，留与人间作锦章。

（苏洵风格）

石床自咏

黄茅冈上石如窝，醉里题诗墨未磨。
寄语山灵休笑我，清风明月共吟哦。

（苏轼风格）

过东坡石床有感

云龙山畔石床深，兄醉题诗寄远心。
今日重来风景异，唯余松竹伴清吟。

（苏辙风格）

咏黄茅冈石床

顽石天成似玉屏，坡仙醉后有遗铭。
何须更问新年事，一卧能令岁稔宁。

（王安石风格）

东坡石床记

荒冈石榻净无尘，犹记坡公为民亲。
不是文章惊海内，怎留清气满淮滨。

（曾巩风格）

念奴娇·石床自赋

黄茅冈上，见巨石、如卧千年仙骨。
醉里坡仙曾醉卧，墨洒苍岩犹湿。
雨润苔痕，风梳松影，胜迹传今昔。
登临凭吊，一腔豪气盈臆。

遥想当日风流，黄楼宴罢，携友同登陟。
把酒临风歌未竟，醉倒清辉脉脉。
岁月悠悠，精神长在，赢得人思忆。
今朝来此，豪情还似畴昔。

（苏轼风格）

鹧鸪天·冈石听风

石骨苍然立翠冈，苏仙曾此枕霞觞。
松涛万叠歌犹在，山鸟一声春更长。
云作席，月为床，天风拂袖我如狂。
凭栏欲唤东坡起，同看沧溟化酒香。

（辛弃疾风格）

卜算子·东坡石床

巨石卧荒冈，曾印坡仙醉。墨韵犹存岁月深，风露皆含意。
登览意悠悠，感慨从何起。千古风流一梦中，唯有青山是。

（陆游风格）

鹊桥仙·东坡石床

黄茅冈畔，石床横处，曾卧诗仙醉后。
墨痕犹带酒痕香，更千古、声名不朽。
风清月白，登临凭吊，多少豪情逸趣。
人生何必叹无常，且领略、当前佳处。

（秦观风格）

临江仙·石床朝旭

翠壁初阳铺锦浪，石床高卧诗仙。
一襟清气荡山川，松声翻古调，花雨洒新妍。

万里青空供醉眼，云帆直挂长天。
举杯同唤古今缘，江山长不老，日月共婵娟。

（李清照风格）

醉石留春

余晓艾

未到徐州之前就听人说：云龙山不高，却因一壁石床而高；黄茅冈不奇，却因一枕醉眠而奇。六月既望，我携微雨入山，欲循东坡履痕，做一次隔代的访客。

初入山门，松风先迎。石阶被昨夜雨水洗得乌青，踩上去有细碎的水声。未及百步，便见冈壁斜出一块平石，长丈余，广可并肩，色作苍玉，背倚千仞，这便是东坡石床了。石面光滑如镜，却留着浅浅的凹痕，似酒涡，似笑涡。我伸手抚之，心底生起一股温热：900年前，那位使君曾在此举杯，醉倒山河。

雨忽收，云忽开，一束阳光从云缝直泻，正罩在石床之上。我坐在旁边，学东坡“仰看白云天茫茫”，果见一朵朵白絮掠过松巅，又飘向城郭。风过处，松针沙沙，仿佛仍在低唱“岗头醉倒石作床”。那一刻，我竟分不清是风在吟，还是石在歌。

循石后小径，可至半壁摩崖。石刻累累，最显眼的仍是苏公原诗，字径五寸，笔势纵逸，风雨剥蚀了石皮，却剥不去锋芒。旁有明清人步韵，小字如蚁，却个个精神抖擞。我俯身读之，忽觉这些字迹并非刻在石上，而是长在山里——它们与苔衣共生，与松根交缠，岁岁添一圈年轮。

再上行百余级见一亭。亭中小憩，一老者煎茶相待。我问：“东坡当日真醉否？”老者笑指亭柱上一句：“拍手大笑使君狂。”他说：“醉与不醉，山知道，石知道，你也该知道了。”我啜茶，甘涩间仿佛咽下一片云、一段史。

下山时，暮色四合。我回首望那石床，它已隐入淡青的夜，却仍有一线微光浮于其上，像一盏不肯熄的灯。我知道，那灯里燃的是千古豪情，也是一寸寸凡人的热望。

我忽然明白：东坡并未离去，他只是化作风、化作云、化作石床上一粒永不褪色的光。

石床高卧接天河，醉墨淋漓落星多。
一笑人间千古事，清风携我上烟萝。

醉晚东坡石
乙巳年春徐小艾書

醉晚东坡石

石床高卧接天河，醉墨淋漓落星多。
一笑人间千古事，清风携我上烟萝。

（李白风格）